

黃金川的詩學養成及其《金川詩草》內容探討

林翠鳳*

提 要

黃金川（1907-1990）是日治時期南臺灣著名的傳統漢詩創作者。其婚前出版的詩集《金川詩草》，也在其身後獲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正式編錄為《中國文哲專刊》第四號。再以傳統社會中女子受學機會普遍較少，相對的，閨秀詩人的出現也就倍覺可貴而言，黃金川順遂的際遇與突出的表現，誠然十分引人注意。本文即就其詩學養成的淵源與作品內涵的特點，加以整理歸納。除了由此瞭解作家作品之外，並希望藉以具體而微地呈現日治時期傳統漢詩的傳承軌跡。

關鍵詞：黃金川 《金川詩草》 詩

一、前言

臺灣傳統詩學歷來昌盛，於日治時期尤其蔚為風潮。其中閨秀詩人的輩出，特別引人注目。日治時期西方思潮逐步傳入臺灣，女子受教育者日眾，甚至留學國外者，亦大有人在。女子的才智表現，往往令人刮目相看。在臺灣知識份子積極為延續漢文化而努力的同時，臺灣女子也不遑多讓，在文學界紛紛綻放出燦爛的光芒。舉凡石中英、張李德和、蔡旨禪等人，皆為當中的佼佼者。其中，黃金川於婚前即

*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共同科專任副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已結集出版其詩歌集《金川詩草》，為臺灣地區第一位出版詩集的女詩人。此一詩集的出現，顯現出黃金川詩學造詣階段性的成熟，也顯示了富貴女子黃金川的生活內容與時代片段。所謂「文學是作家體驗的表述」①，這些表述皆淵源於其自幼至長的養成歷程。瞭解一位詩人才學的養成淵源，也必然有助於瞭解其作品的創作內涵。

二、金川詩學養成的淵源

黃金川以二十四歲芳齡即能創作出版《金川詩草》問世，並獲當時兩岸諸多名士，包括胡適、胡漢民、趙雲石、王竹脩等人的贈序。尤其在女學不彰的日治時期，其才華之表現，顯得更加難能可貴。然而除了黃金川本人天資聰穎之外，其成長過程中獲得諸般教養，均點點滴滴地成就了其日後潛力的開發，論其淵源與養成，歸納之殆有如下幾番歷程，茲分述如下：

(一) 家學淵源，慈母親導

黃金川的母親蔡寅女士，可說是對她影響最大的人物。蔡寅秀麗出眾，曾被鄉人譽為「布袋第一美女」，然而除了美貌，尤能知書達禮。她受過私塾教育，通曉詩書，愛好文學，多才能詩。黃金川正繼承了她母親的貌美，「與對文學的偏愛，在詩詞古文中浸淫薰陶，培養出敏銳細膩的情懷，和善解人意的溫婉。」②天賦是以遺傳為基礎的生理特質，而人的天賦是後天個性、能力形成和發展的生理基礎，為其往後的才情發展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黃金川先天的遺傳素質，便已為其後來的詩歌創作奠定了先決的基礎。

除了天賦遺傳之外，家教之重學好文，則更為至要。由於先天的遺傳和後天生活條件等方面的不同，人們的天賦發展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黃金川祖父之兄長曾為前清秀才，父親黃宗海則十分關注子女教育（見附錄一）。黃金川夙遭閔凶，出生未滿周歲而喪祖、喪父，無緣親受調教。唯其長兄黃朝琴幸得庭訓，憶其幼時「（父親）兼課我讀漢文與日文，我的漢文稍有根底，亦種因於此。」③蔡寅不幸於二十八歲喪夫之後，一肩挑起家計與子女的撫育工作。其長子黃朝琴曾回憶道：

① 見王克儉《文學創作心理學》第110頁。

② 見張陳秋蟾〈「金川詩草」重新問世…母親週年忌紀念文〉，《金川詩草》第7頁。另，本文所引《金川詩草》諸文字，皆指此版本。

③ 見黃朝琴《我的回憶》第7頁。

我十歲時先祖父及先父相繼逝世，遺下田地約一百五十餘甲，暨當鋪等，當時在本區堪稱首富。其時端賴我先母蔡氏獨力支持，她除撫育我弟妹三人外，還需管理家產。按，我家田地係兩代積蓄陸續購入，分佈於鄰近六七鄉鎮，幸先母記憶力特強，她辦事有條不紊，不但管理得法，且年有增加。^④

蔡寅重視子女教育，不僅嚴責二子求學，也給予幼女金川同樣的，甚至更呵護的受學環境，全無重男輕女的觀念。在民智未盡開化的當時，實為難能可貴。同鄉賢士蔡哲人即稱述道：

太孺人固女中之英傑，恆慮蟄居鄉曲子女難成大器，決計移寓東都，使長郎朝琴就讀早大，次郎朝碧入日本中學，女士則入精華女高。^⑤

以一年輕女子而能留學日本，除了以其優渥的家境為後盾外，蔡寅的開明，實具重要影響。尤其感人的是，蔡寅係出名門，纏得一雙精巧的小腳，在行動不便下，卻為成就子女而勇於跋涉千里山海，赴日照料陪讀，其識見與毅力，著實令人敬佩！而對於詩人而言，這同樣是一段難得的人生體驗。自幼與母親相依為命的黃金川，在這一段飄洋過海的歷程中，必然有著深刻的感受。黃金川的長女張陳秋蟾曾回憶道：

母親傳承當年外婆陪她到東京求學，以及回台後由鹽水赴台南就讀的督導精神，經常也到我的教室陪讀，日籍老師甚至特地為母親在教室後面準備一張椅子，以便她嚴格觀察我上課的情形。^⑥

以此推知，蔡寅當年也是如此地督導著少女時期的黃金川，陪伴著逐步深入文學的堂奧。金川詩歌中孺慕之情特別深刻，必然也是其對寡母的諄諄教誨，循循善誘感念特別深刻所使然。人們總是從己身的遭遇或命運中，去體驗生命蘊含的意義，也去感受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特別是身邊的親人。黃金川自幼便在其母親的親身養護

④見黃朝琴《我的回憶》第6頁。

⑤見蔡哲人〈金川詩草序〉，《金川詩草》第27頁。又，黃朝琴於1923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

⑥見張陳秋蟾〈「金川詩草」重新問世…母親週年忌紀念文〉，《金川詩草》第8頁。

中，感受到母親強烈的愛護與巨大的包容，也藉由其嚴格的督導，奠定了學識的基礎。這樣一位慈母兼嚴父的角色，正是培養詩人黃金川最重要的開始。

昭和四年（1929）黃金川與高雄首富陳中和之八子陳啓清結婚（見附錄二、附錄三），時年23歲。出嫁時，其兄黃朝琴特別自上海購得全套《四庫全書》千餘冊，贈與金川為嫁妝，當年頓時傳為佳話。勉其書香傳家，意義至為顯著。

（二）登堂拜師，虛心受教

人生的體驗是文學創作的基礎。黃金川十四歲隨母親遷居日本東京⑦，至十八歲返台時「則奚囊中詩稿已堆積幾滿矣。」⑧可見在日本的這段期間，她必然強烈地感受著不同的經驗衝擊。她早具傳統詩學根基，並已好於寫作了。可貴的是，歸回故里之後，尚且「歷聘名宿課授詩文，漸工吟詠」⑨其意欲更上層樓的精進精神，使黃金川的詩藝大為提升。茲就所知分述相關人士如下：

1. 蔡哲人

蔡哲人，名知，「號春江，為人亢爽，直道而行，工律詩。初為玉峰吟社員，既退休水上、義竹兩庄役場助役，乃歸其故里，設培英塾，專授詩文。……民國十一年，因與蔡和泉、張水波，議設吟社，取名月津，遂於是歲重九成立」⑩，當時「社長蔡哲人，黃朝碧副之，男女社員共十五名」⑪擅於寫作傳統詩歌，為延續漢文於一脈，致力於傳統漢學教授，其心志令人感佩，鹽水家鄉子弟因此受惠者甚眾，金川兄妹皆曾加入月津吟社，隨先生相互切磋。

蔡哲人作品未見結集成冊，只得於不同的刊物中窺其一豹，茲舉數例以見其造詣：

群芳譜上號金鈴，開遍長堤有異聲。三月春殘方郁馥，諸天花盡始娉婷。
佳人未解簪雲鬢，楚俗曾傳弔屈靈。廿四番風甘殿後，紫英霜萼滿離亭。
(〈棣花〉)

掩蔽聰明誤國多，廿年專政失天和。刀藏佞腹傾朝士，口擅甜言動虜戈。

⑦據黃朝琴《我的回憶》道：「當時預計在日本讀完大學，尚須有一段長時間，故函商先母擬接母與妹遷居日本。……民國九年我正式進入旱稻田大學經濟科……」民國九年（1920），金川女士恰為十四歲。見第11、13頁。

⑧見王竹脩〈金川詩草序〉，《金川詩草》第23頁。

⑨見蔡哲人〈金川詩草序〉，《金川詩草》第27頁。

⑩見賴子清〈台南縣詩乘〉，《南瀛論叢》第156頁。（台南：臺南縣政府，1982）

⑪見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一）〉，《臺灣文獻》11卷2期，第97頁。

一代經綸惟苟且，九齡風度較如何。釀成安史群胡亂，貽累官家受折磨。
(〈李林甫〉)

清室垂簾五十霜，忍看國事沸蜩螗。康梁變法囚英主，曾左強兵滅假王。
只顧安居修內苑，不防革命起蕭牆。蒙塵兩次身心弊，應悔皇基爲已亡。
(〈西太后〉) ⑫

2. 施梅樵

黃金川歸台後不久，隨母親遷居台南赤崁城西，即拜師於名儒捲濤閣主人施梅樵門下。施梅樵，清同治九年（1870）生，民國三十八年（1949）卒，一生親見滿清、日治、民國三個時代的遞變，享年七十九歲。名天鶴，以字行，號可白，彰化人，清光緒年間邑庠生，擅長詩、文，書法以行草獨出見稱，名聞三台，常應聘歷教各地，傳授漢學詩文，亦時與台地各詩文社，如：臺中櫟社、台南南社諸社友相互酬唱。

施梅樵與好友洪月樵親見臺灣乙未割地巨變，亦皆以堅持漢民族氣節相砥礪。洪氏以痛憤時局，改字棄生；施氏亦以懷抱故國不忘，自號可白、蛻奴，寓意其心跡昭昭可白日月，欲蛻奴役之身。著有詩文集《捲濤閣詩草》、《鹿江集》等，文字間時時可見其心志之表陳，例如：「憤懣文章都是膽，疏慵天性易忘愁」（〈兀坐無聊因疊前韻〉）、「莫怪王郎歌斫地，天涯憤作不平鳴」（〈彰化道上〉）、「生成傲骨自嶙峋，未敢徇人以枉己」（〈六十放歌述懷〉），其憤慨有如此者，好友洪棄生因而論其詩爲「當天荒地老之餘，作石破天驚之語」（〈施梅樵詩序〉）。而最能彰顯先生心志的，莫過於施梅樵年屆甲子之際，所作〈六十放歌述懷〉一詩，由詩歌中足以顯見其胸懷與人生態度，詩曰：

我欲乘舟西向入黃河，河流九曲生層波。有時蛟龍或起立，聽我橫槊高嘯而狂歌。我欲一入商山采紫芝，四皓物化已多時。琴書几席空陳跡，室廡人遠徒奔馳。我欲依傍浣花一結屋，草堂之外千章木。及今家世幾遷移，何處覓得遺書讀。我欲杖頭掛錢沽美酒，新豐市上尋屠狗。委巷壯士氣激昂，欲談時事爲掩口。我欲月下橫琴歌舞府，一時眠鶴齊起舞。盛世元音

⑫以上見賴子清編《臺灣詩醇》第319、337、342頁。另可見於《三六九小報》15增刊號〈頌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徵詩〉、424、425期〈阿里山〉、《南瀛論叢、台南縣詩乘》：〈徐福〉、〈曹操〉、〈杜甫〉、〈玉峰吟社成立十週年〉等。

久不聞，一彈再鼓淚如雨。我生記在同治庚午年，今年又逢昭和之己巳。
酸辛世味已備嘗，滄海種桑經熟視，未成功業半白頭。徒博虛名雕蟲技，
甲子干支歷已周。不富不貴俗兒鄙，生成傲骨自嶙峋。未敢徇人以枉己，
螟蛉螺蠃半人間。傾家沽名騎鄉里，旁人爭笑沐猴冠。覲然面目不知恥。
妒忌還多婦女人心，只好大言欺孺子。我與若輩久割席，防卻穢氣污杖履。
老夫嫉惡本如仇，詎以乞憐日搖尾。懲一儆百其本懷，斧鉞還須資野史。^⑬

對於生當亂世，詩中表露出無限的感慨，而對亂世中是非黑白的批判，則顯現出極大的堅持，讀書人的良心與氣節，正是詩歌中的主要精神。

施梅樵好邱逢甲、黃遵憲詩，曾親自抄寫二賢詩鈔，於1942年編印《邱、黃二先生遺稿合刊》。其所以好此二家詩，除了因為二家詩風相近，互為伯仲外，邱逢甲在滿清割台事件中的表現，及其激發而出的悲沈詩歌，或許亦施氏心聲之代言；而黃遵憲留心局勢，勇於建言，致力改革的形象，或許亦施氏嚮往之途徑。乾坤遽顛的亂世中，雖然「孤臣無力可回天」^⑭，然而誰言不可託心明月，寄情翰墨，持志守節呢？施梅樵以其學識、氣節雙全，而為日治時期之名師。受學於此高士，必然獲益至深。而金川黃以其既有之才情，加以謙懷認真之態度，亦深受其師讚賞：

（金川）年十八歸台，是年遊於吾門，初學作文便明晰可喜。老宿見之，爭相嘉許。時島內詩學盛行，金川時以詩請於余。余曰：善。不數月，詩思泉湧，壇坫蜚聲。人莫不謂巾幘中之錚錚者矣。^⑮

此番話語雖不免有應酬性質，但金川年輕時亦常見樂於參與詩壇活動，公開發表作品，施梅樵序言也有幾分真實才是。果若如此，則真是名師高徒，相得益彰啊！

3. 請益多方

金川詩學造詣的養成，也來自於其虛心好學，樂於請教的努力不懈。臺中東墩吟社社長王竹脩即曾受其請益，在王氏〈金川詩草序〉中就回憶道：

^⑬ 見黃洪炎編《瀛海詩集》第254頁。

^⑭ 邱逢甲名詩〈離台詩〉六首之一：「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鷗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見邱氏《嶺雲海日樓詩鈔》。

^⑮ 見施梅樵〈金川詩草序〉，《金川詩草》第21頁。

余年耄才疏，偏邀女士垂青，偶爾旅地相逢，輒出示佳作，俾余一新眼界。

又，台南南社社長趙雲石亦然，其序《金川詩草》即道女士曾「虛心請益，加意推敲」而印象深刻。

以上諸位先生俱為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漢詩學界之領袖或名士，他們雖在不同程度上給予不同層面的指導，然綜合觀之，卻有其交集之處，共同強化了黃金川古典詩歌的內涵。此一交集便是先生們皆深自堅持對漢學傳承的使命感。

乙未割台之痛，激起了全體臺灣人的憤慨與反抗，當武力抵抗已然失敗之後，柔性的文化抗衡，成為全臺士子表達內心不滿的最佳方式。所謂「相約斯文延一脈」的使命感，構成了堅持傳承漢學於不墜的具體行動。蔡、施諸先生，即皆秉持著相同的理念，在台灣這塊土地不同的角落上，不辭辛勞地諄諄指導後輩，以維繫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傳承。其中就如蔡哲人所言：

第念漢學衰微，歐風正熾，巾幘中稍具智識者，大都趨附新學，提倡自由，孰肯留心國粹，保存東亞固有之文化者乎？而女士獨能以維新才媛潛研舊學，喚醒同胞共維國粹，為五千年來積弱之閨閣，吐一奇氣，豈不偉哉？（〈金川詩草序〉）

又如王竹脩所言：

自滄桑浩劫以來，風流雲散，老成凋謝，碩果淪亡，雖有存者，亦寥寥如晨星。幸諸青年有志繼起直追，隨處組織吟社，迄今壇坫林立，定期擊鉢，以維風雅於不墜。（〈金川詩草序〉）

言語之間無不顯現著對傳統文化延續的真切關懷，以及推廣古典詩歌寫作的重要意義。

諸位先生們所傳承的，不僅是文字上的理解，與創作上的技巧而已，尤有深者，在傳輸中華文化的禮義仁德，及博大精深的漢學內涵，期使臺灣子弟能不忘祖宗，代代相傳。因此諸家固然以詩名稱聞，亦以其氣節人格重士林。所謂師者，在於言教、身教的雙重影響。黃金川或拜門下，或加請益，不僅於詩藝琢磨能有精進

，即人格心性受其潛移默化之薰陶，亦當在所必然。例如：黃金川〈壽施梅樵老夫子六秩令旦〉一詩便在詩歌技藝之外，極為推崇其師尊之處世風範，觀其詩有曰：

……溪山傲嘯吟軀健，松菊招尋梓里親。海內如公知有幾，魯靈光殿見來真。（其一）

春風絳帳記傳經，立雪門前仰典型。酒泛蟠筵千斗綠，篋存前代一衿青。縱橫才藻收河嶽，灑脫詩篇寫性靈。……（其二）

……松柏耐寒顏久駐，文章有價手曾編。放懷天地浮鷗似，四海爭將姓氏傳。（其三）

閒雲野鶴任婆娑，滄海珊瑚盡網羅。靜裏放懷忘歲月，酒邊得句嘯山河。……（其四）

祝壽應酬之詩作雖不免於褒賞歌頌，然觀其各詩句中所言，極多著眼於老先生心志之磊落清高，士人風骨之嶽奇自持。黃金川親炙其帳下，聽言觀行而能有會於心，深自欽敬，故能一一指陳，再三表述。她對業師的敬重與景仰，富含於字裡行間。

閱讀《金川詩草》作品中時存故國之思，足見她對國家民族的關懷，而此當有所自來。追溯師長言行的薰陶，則必為其中重要的一股影響力。

（三）樂於參與，自發創作

黃金川在古典詩歌上的表現，除因早發的興趣與親老師長的薰陶外，不可忽視的，是她的參與詩文會活動，勤與師友相砥礪的自發精神，使年少如她，終能成就卷秩問世。王竹脩的一段話最足以呈現黃金川參與活動的熱情，他載道：

（金川）人比梅花瘦幾分，不事妝飾，只耽吟詠。自畢業女儕，即焚膏繼晷，研究古今各種詩集，有志竟成。不數年間，得心應手，援筆成章。偶值吟會，便攜文具，躊躇而登騷壇，拈韻分箋，神情自若。……入精華高等女校，前年畢業歸來，則奚囊中詩稿已堆積幾滿矣。又復遍歷本島各屬名勝古蹟，游覽無遺。香車到處，無不留題，足使山川草木生色。由是金川女士芳名，膾炙人口。（〈金川詩草序〉）

由於黃金川的詩學才情，鄉人因封之以「不櫛進士」¹⁶的美譽。而她曾經參與過的

¹⁶並見於王竹脩、蔡哲人〈金川詩草序〉，《金川詩草》第23、27頁。

詩文會，於今可得者包括：

1. 月津吟社

蔡哲人告老退休後返回故鄉台南鹽水，於1922年3月創立月津吟社。月津，即鹽水一地之雅稱。蔡氏擔任社長，黃金川二兄黃朝碧雅好作詩，曾任副社長，黃金川自日返台後亦加入成為社員。黃金川發蒙於此，正親身感受了鄉先輩們的儒雅薰染。

2. 尋鷗吟社

嘉義尋鷗吟社成立五週年大會，黃金川受邀題寫賀詞，並因此寫下〈祝尋鷗吟社五週年大會〉一詩：

諸羅靈秀蔚人文，壇坫風騷樹一軍。
此日扶輪原重任，他年榮譽好平分。
定知著作堪傳世，自是襟懷迥出群。
勝會堂堂蒙折簡，未能詠絮愧釵裙。

尋鷗吟社首創於大正8年（民國8年，1919），由嘉義市方輝龍邀集地方人士共組而成。於大正13年（1924）創立五週年時結合峰社改名鷗社，共倡嘉義文風。而該年，黃金川恰從日本返台不久，即受邀參與盛會，賦詩祝頌。

3. 固園

固園為台南四梅主人黃欣¹⁷的園林。1927年6月黃欣與台南地方人士合組台南共勵會，並任會長。1929年6月該會二週年慶時，即就固園舉辦慶祝會，會後續開遊園會，詩題「固園聽鶯」，包括金川女士、名儒王竹脩等皆與會賦詩，《金川詩草》中因此有七律一首誌其事：

幾番巧噪固園東，絕好繙蠻興靡窮。
嫉俗厭啼深巷雨，怡情偏弄快樓風。
凝眸偶見穿桃葉，側耳猶聞織柳叢。
漫笑新聲初學轉，悠揚還勝操焦桐。

黃欣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詩社¹⁸之一的臺南南社社員，倡為詩學，用力甚多。黃金

¹⁷黃欣，字茂笙，號南鳴，臺灣台南人。為實業界鉅子，富於文化意識，遂組織台南共勵會。該會設有講演、體育、教育、演藝四部，將演藝收益充為教育經費，以補救失學民眾，對於改良社會風俗，頗自期許，並多貢獻。見盧嘉興〈記台南固園二雅之黃茂笙、黃谿荃昆仲〉，收在氏著《台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第799-874頁。台南：臺南市立藝術中心，2000年11月。

¹⁸日治時期臺灣三大詩社是指：臺南南社、臺中櫟社、臺北瀛社。金川師友中，黃欣曾為南社社員，師尊施梅樵常與櫟社相酬唱，〈金川詩草序〉之一潤庵魏清德曾為瀛社社長。故金川女士或不為三社社員，實多有相關往來。

川以詩會友，既增歷練，亦精詩藝。即如此詩，著意於描寫抽象的聲音，本是極具挑戰性，黃金川寫來卻極表敏銳溫婉之柔情，典雅清新之形象，其以心代眼的觀察，實有創發。

4. 酬唱切磋

《金川詩草》中頗多酬唱之作，或為喜喪應酬，或為友朋往來，既見其人情交遊，亦可見其詩學琢磨切磋之跡。黃金川詩集中有幾位互相往來的閨中女友，其中較為知名的有張李德和與蔡月華二位女士。

(1) 張李德和 嘉義人，1929年與蘇孝德、陳景初等人創「連玉詩鐘社」，常於其琳瑯山閣擊鐘雅會，擊鉤聯吟，對漢學詩藝的推倡深具貢獻。尤其張李德和不僅才華洋溢，更以女身造就女弟子，對於詩壇上女學的提升，功不可沒。其女弟子於各聯吟詩會又多能出類拔萃，令人欽佩。黃金川曾作〈次韻酬德和女史〉一詩相與酬唱，詩曰：

德耀門牆桃李開，和風甘雨遍吟臺。女詩養就賢巾幘，史冊應多詠絮才。

此詩對於張李德和致力於漢詩教學，尤其是培養女弟子一事，倍加推崇。

檢閱張李德和所著《琳瑯山閣吟草》，也有〈秋懷和黃金川女士原玉...陳省府委員啓清夫人、黃省議長朝琴令妹〉一詩相唱和，詩曰：

鴻雁高飛值暮秋，落霞舒卷景偏幽。無窮歲月催人老，有味詩書著眼收。
暇佐檀郎除客病，笑吟征婦賦閨愁。詎真世態如雲薄，怪底痴頑寡鶴儔。

⑯

詩中著眼於金川婚後的生活與其詩學的造詣而發，以和者寡來反襯讚美金川詩歌的曲之高。詩後李石鯨點評說得好：「鴻雁高飛正古征婦賦閨愁時也。首句應笑吟則無愁可知。」黃金川與張李德和俱為地方名門中人，又皆深富詩學才華，二人頗有相類之處。惟各人詩集中酬唱對方之作卻皆只有一首，難以進一步見出彼此交往的情形。此則或因居地遙遠，或因金川婚後深居簡出，二人往來似不密切。然而兩位一代才女交會時互放的光彩，則在詩歌中留下了可貴的翩翩風華。

(2) 蔡月華 黃金川詩集中再有月華女士一人時相與往來切磋。蔡月華，適孫媽

⑯見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第31頁。

諒，孫氏從事教育工作，夫妻皆為雅士。蔡月華居高雄茶雅，與黃金川婚後相與鄰近，並雅好吟詠，遂為閩中密友。為高雄閩閣吟社「蓮社」之一員^㉑。蔡月華之好於詩學，並參與傳統漢詩的推廣延續，可見一斑。金川詩集中與之往來的作品多達五首，除了曾以「黃菊」為題作〈黃菊次月華女士瑤韻〉一詩互為次韻外，詩歌中每每讚其才情，對於這一位懷抱奇才的女詩人相當推崇，如：

嘖嘖詩名說二難，與君抗手愧才殫。襟懷灑落誇崇嘏，吟思汪洋壓易安。
……（〈次月華女士瑤韻〉）

絕代金闕絕代才，封箋疊韻遞詩來。文章有價關時切，詩賦何心慟古哀。
詩思潮隨秋思冷，筆花豔逐桂花開。一篇唱和留佳話，白雪紛紛落硯台。
(〈次月華女士韻寄懷月嬌女士〉)

管他華髮歲時加，飯後憑欄看落霞。我愧一生知己少，輸君抗手話詩家。
(〈謹和月華女士述懷瑤韻〉其二)

林家文學蔡家詩，一樣真才兩樣奇。愧我未能成一藝，侈談肝膽是相知。
(〈贈淑卿、月華兩女士〉其二)

在金川婚後詩壇活動銳減的寂寥中，鄰里間閩秀詩人的相互酬唱，使其詩藝繼續能有切磋的對象，而內在不減的詩興，無寧也因此得到了最佳的慰藉與抒發。

三、《金川詩草》的出版及其意義

(一) 出版

1930年6月黃金川24歲，婚後近一年，長兄黃朝琴「以其妹多年心血不忍付之泯滅，故極力慇懃，將《金川詩草》付之剞劂」^㉒，遂將其自少女時代以來詩歌作品240首，結集刊刻，由上海中華書局以活字版排列，首度正式出版面世。此書當時曾得胡適題詞讚為「宗國遺音」；胡漢民則以其集中有「清流長作舊時聲」^㉓句，有感而發，遂題「故國有懷，清流如舊」八字贈之；王廷正書「緣情綺麗」標榜

^㉑賴子清〈高雄詩社考〉文中引《臺灣省通志稿》謂：「民國十一年（1922）宿儒陳梅峰集門下女弟子蔡月華、蔡旨禪等十二人組織蓮社」。經高雄文史研究者胡巨川〈高雄市詩社概述〉一文的考察：「應屬有誤。蓮社係民國十五年，陳錫如在澎湖集其當地女弟子所成立者，為本省第一個閩秀詩社，但非在高雄。」

^㉒見蔡哲人〈金川詩草序〉，《金川詩草》第27頁。

^㉓見《金川詩草》開篇題〈重遊關子嶺〉，第29頁。

之。以黃金川當年之年輕，而有卷秩完成出版，並得學者名士題詞，允為可喜之盛事。此為第一版。

1990年10月黃金川以84歲高齡不幸逝世後，子女謫悲整理遺作，得婚後119首詩歌，以前印者為正集，此為續集，二者合為一冊，仍沿用舊名，稱《金川詩草》，於1991年由高雄陳啓清先生慈善基金會重新印行出版。內中增加黃金川相關之個人與家庭照片多幅，另附其長女張陳秋蟾〈「金川詩草」重新問世...母親週年忌紀念文〉、《中國詩文之友》總編輯林荆南〈三台才女黃金川的詩〉、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黃俊傑〈金川詩學世界中的情感與現實〉三文，緬懷並評述黃金川的為人與作品。此為第二版。

1992年10月，正續集合刊之《金川詩草》出版後翌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正式將《金川詩草》編錄為該所《中國文哲專刊》第四號，改題書名為《正續合編金川詩草》，以為區隔，並付刊印發行。這是中國文哲研究所成立以來首度收錄臺灣本土詩人的詩集，也是第一位獲編的閨秀詩人。^㉔黃金川家族長期以來縱橫政、商兩界，加以陳氏家族也曾透過基金會多次舉辦高雄地區研究的學術研討會，與學界有所合作，如此諸般關係，都使《金川詩草》受到高度的注意，其光芒在黃金川逝世之後也被推向了最高峰。此為第三版。

(二) 意義

黃金川在世時雖然經常感慨自己無所作為^㉕，但事實上，她卻於《金川詩草》中以溫柔的詩筆，煥發生命的光彩，並以之流傳後世。於今觀來，其意義至少可有以下數端：

1. 黃金川以女子之姿，騁才於詩壇，未讓男性詩人專美於前。在女子地位低落，受教機會有限的傳統社會中，格外引人注目。所謂「天之生才難，才而出於女子更難」^㉖，黃金川憑藉著母親的開明與優渥的家庭，不僅得以赴日接受高等教育，更能拜謁學界名師、能人，拓展交遊，開闊詩學見聞，專學古典漢語詩歌的寫作，終能激昂潛才，一展詩才。臺北瀛社社長魏清德曾讚曰：

^㉔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收《中國文哲專刊》第一至三號依序為：王叔岷撰《鍾嶸詩品箋證稿》、王叔岷撰《先秦道法思想講稿》、陳智超編《陳垣早年文集》。

^㉕如〈喜朝琴胞兄還鄉〉云：「……無奈吾生因弱質，良難抗手與爭雄」、〈雜詠〉其三：「可憐無用女兒身，千古含冤志莫伸。……」等

^㉖見王竹脩〈金川詩草序〉，《金川詩草》第24頁。

後生可畏，人文之進化，不獨限於男子。蓋吾臺詩學運會有以使之然也。女士之詩如岸芷町蘭，清楚可愛；又如衛夫人爲書，韶秀明媚。……然閨秀中作家若女士其人者，殊不多見。……方今世運大開，巾幘之英，何難與鬚眉才俊，展志獻替，角逐迴翔！²⁶

以女子的觀察，書寫個人生命與時代社會，金川女士之於臺灣女性文學之貢獻，誠然為一醒目的表現。

2. 《金川詩草》首度出版於1930年6月，在日人統治下的當時臺灣，交通不便，印刷出版業不發達，能將個人作品集為專書付梓出版者，誠屬少數。金川女士在個人積極的詩才展現之外，再加以兄長的鼓舞奔走、家境的富裕無虞，終究得以遠赴對岸刊印成冊。趙雲石鐘祺即言道：

至於閨秀，代有其人，有積秩盈篋者。惟當時交通弗便，活版未興，類多散失不傳，未能壽諸梨棗。以予所聞，不燭閨房之彥，即學士先生亦多久而湮沒焉。今月津黃金川女士所作五七言律、絕及古體諸詩，裒然成集，蔚然可觀。²⁷

王竹脩亦言及：

金川女士出焉，歌風肆雅，彙成卷帙，梓行以公同好，可為吾臺女界之倡，即為吾臺詩界之榮。²⁸

在詩社蜂起²⁹，卻出版不易的日治時代，《金川詩草》的得以完成付梓刊行，實在足為詩界稱羨之事。

3. 《金川詩草》獲中華民國學術界最高單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正式編錄為專刊，是對金川女士創作成果上的重視。此詩集之所以獲得入選的理由是：

²⁶ 見魏清德〈金川詩草序〉，《金川詩草》第22頁。

²⁷ 見趙雲石〈金川詩草序〉，《金川詩草》第25頁。

²⁸ 見王竹脩〈金川詩草序〉，《金川詩草》第24頁。

²⁹ 日治時期臺灣地區詩社數量曾高達290社之多。據許俊雅〈延斯文於一線〉，許著《臺灣文學散論》第109頁。

本所以《金川詩草》不但反映黃女士個人生活的世界，更在日據時代艱難險巇的環境中，保存傳統詩學的一線命脈。此書具有詩學的藝術價值，也兼有不凡的時代意義。^⑩

可見詩集中的作品以小我生活素描了大時代的片段，尤能傳承漢文學於異族統治之下，故其在藝術價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文獻保存的價值。

四、《金川詩草》內容

黃金川詩歌集《金川詩草》收錄了其婚前自十八歲至二十三歲之間的作品240首^⑪及婚後119首作品^⑫，總計359首。這些作品跨越了作者生命中很長的一段時期，閱讀其作品，正是看到一位少女轉成婦人，在心境體驗上的紀錄。茲分述如下：

(一) 家國情懷

1、對親人的思念

黃金川自幼喪父，與母親、兄長相依為命，對家人的情感因而分外深厚。尤其在出嫁之後，對母親的思念特別深切，《金川詩草》中有許多深刻感人的思親之作都集中在續集，時時流露出動人的思親情懷。如續集第一首詩〈夜思親〉最是令人動容：

夜夜思親兮，指暗彈。不成寐兮，漏聲殘。曾幾何時兮，春欲闌。月明如水兮，不忍看。路程遠遙兮，魂飛難。思親淚兮，永難乾。

^⑩ 見《正續合編金川詩草》之〈出版說明〉。

^⑪ 張陳秋蟾〈「金川詩草」重新問世……母親週年忌紀念文〉文中指出：婚前作品137首。此與實際刊載不符，或為誤記。見《金川詩草》第9頁。

^⑫ 據林荆南〈三台才女黃金川的詩〉一文指述：「近日我接到，間接的，金川女士近四十歲以後的手稿影印本……這一百四十首的詩……」然細數《金川詩草》婚後作品僅得119首。則其後當有刪除之舉。林荆南所得之140首詩歌其實早已全數刊登在《中國詩文之友》第335期，題名〈金川詩稿〉。又關於黃金川的佚詩，除《臺灣詩叢》第20號（民國14年8月15日）有〈秋雨〉一首外，高雄文史研究者胡巨川早已關注此事，並已發表〈金川集外詩初探〉，刊載於《南台文化》第3期，第23...27頁，2001年9月。

本文刊印前不久，筆者親訪前高雄文史學家許成章教授哲嗣許勝一先生，於其書庫中無意間翻檢而得《金川詩草》續集原稿影印本。經概略檢視，總共抄列140首詩作，與〈三台才女黃金川的詩〉一文所述數量相同，初步推想應當即是當年林荆南所獲致之影本，亦即《中國詩文之友》第335期之原稿。至於其彼此間之異同關係，已另撰〈黃金川《金川詩草·續編》原稿本的發現〉一文，將刊於文津出版社發行《東方人文》第一卷第一期，2002年3月。

這是一首楚辭體詩歌，以楚辭哀思纏綿的情調，來書寫新嫁娘思念親人，難以成眠的心情，顯得格外貼切傳神。黃金川自台南鹽水嫁至高雄苓雅，在交通十分不便的當時，便如天涯般遙遠，心情上除了惶恐、感傷，更增無奈！

回憶當日承歡膝下的開懷、思念寡母的慈祥與劬勞，黃金川有〈寄親〉一詩，足可與〈夜思親〉的情感相互印發：

千萬語難陳，魚書寄老親。寫來無箇字，執筆獨凝神。膝下承歡日，春邊濕淚巾。江樓明月滿，應照不眠人。（〈寄親〉）

在外的遊子，每逢佳節往往倍加思親，黃金川詩歌中以元宵時節特別觸動其思親的心情：

年年燈節倍思親，故國風光入夢頻。知否今宵明月好，清輝分照不眠人。
(〈元宵思親〉其二)

別來無日不思親，且喜歸期定早春。其奈老天青眼開，又將風雨阻行人。
(〈元宵擬歸寧省親阻雨〉其一)

連朝風雨太無端，不但行難夢亦難。辜負故園好燈節，未能歸省總心酸。
(〈元宵擬歸寧省親阻雨〉其二)

台南鹽水的元宵蜂炮，名聞全臺。金川詩歌中對元宵特別有所感，或許正與自幼以來年節熱鬧、家人團圓的歡喜記憶有關。元宵能回家省親，方得一解思親之愁，然而若不得歸時，其悵恨失望亦不難想像了。

除了慈母，金川詩集中尚言及其長兄黃朝琴。因中日戰爭的緣故，已歸籍中國的黃朝琴曾經有長達十年的時間，未能與家人互通訊息，待一日歸鄉，其歡喜跳躍之情，有〈喜朝琴胞兄還鄉〉之作最足呈顯，而兄妹之情也由此表露無遺：

去日干戈西又東，浮萍蹤跡雁難通。十年欲晤渾如夢，重見還疑是夢中。
(其一)

衣錦還鄉趁好春，從此骨肉得相親。古來手足知多少，愛我如兄有幾人？
(其四)

2、對故園的想念

金川詩集中以「故園」一詞入詩者頗眾，故園多指其鹽水老家。黃金川年幼喪父，童年時期與母親兄長相依為命，對故鄉的感情特別深厚。即使婚後于歸高雄陳家，也因交通的不便，難得回家省親；加以生活的苦悶感傷，使得美好的故鄉更成為其心靈的避風港。黃金川所作以「故園」入詩的詩歌中，每每特別顯得深情感懷。蓋「童年體驗就好像放風箏的線，它引導和制約著每個人一生的思維、情感和言行等的發展。」^⑩且看她的詩歌：

朝朝樓外聽鶯啼，花放雕欄柳拂隄。每憶故園人靜夜，玉簫吹月過橋西。

(〈思鄉〉其一)

故園回首路迢迢，楊柳垂絲綠萬條。春色欲闌歸未得，不堪紅雨日瀟瀟。

(〈思鄉〉其三)

豈盡才人命不濟，故園回首隔雲泥。世間無限傷心事，偏與詩人作話題。

(〈感作〉其一)

落木西風瑟瑟秋，故園遙望白雲悠。多情惟有樓前水，解送離心向北流。

(〈感作〉其四)

此外，金川詩歌也常意有所指地隱喻著祖國大陸之意，在含蓄的方式下，隱含對脫離異族，回歸中華的想望。她成長於日據時期，也曾隨家人遷居日本數年，對於祖國、故鄉別有一番情感。黃金川的胞兄黃朝琴於民國8年即已申請通過恢復中國國籍，並於民國20年申請通過正式喪失日本國籍。而這一切均是「恪遵先父遺訓，重返祖國懷抱」^⑪的心志所使然。黃氏一家對於民族意識、祖國意識的強烈，於此可見一斑。黃金川亦然，觀其詩歌也有直接以「故國」入詩者，如：

西風忽地入華堂，回首韶華九月將。千里夢魂還故國，幾分愁病滯他鄉。

……(〈秋感〉其一)

……清光千里夜，涼氣十分秋。故國休遙望，登樓憶舊遊。(〈九月十五夜即事〉)

^⑩見王克儉《文學創作心理學》第118頁。

^⑪見黃朝琴《我的回憶》第28頁。

金川詩歌中時有感時憂國之作，詩歌中訴說了在日本統治之下，臺灣民眾內心對於回歸民族、祖國的熱切，卻又需含蓄以出的壓抑。在此一閨閣詩人的作品中，我們彷彿也感受了些許的時代悲沈。

(二) 友朋之義

金川性情溫婉，婚後越加潛靜，她說「我愧一生知己少」（〈謹和月華女士述懷瑤韻〉其一），其所交且多為英雌，這毋寧是來自傳統閨秀詩人的普遍現象。在其詩集中，可見到與其成為莫逆之交者，包括林淑卿、蔡月華、曾玉誼、黛彬、雪瓊、張李德和、繡絨等人，金川與她們時有唱和之作，尤以淑卿、月華女士為最，為金川帶來不少的慰藉。林淑卿原籍汕頭，歸高雄陳君，與金川比鄰；蔡月華則為高雄「蓮社」社員之一。三人居所皆在高雄，性情亦相近，互相結為好友。不僅在詩藝上相切磋，也在心靈上互為支持。〈歸月津留別黛彬雪瓊〉詩云：「從此雲山三百里，但憑幽夢到君家」，在現實世界中，黃金川無法再與好友相聚，只好將一片深情，託付給夢境！〈送淑卿女士歸汕頭〉亦見其摯情：

話別西窗夕照微，留君不住送君歸。神交自古知無幾，來日相思兩地違。

(其二)

憐君日夜苦思鄉，恰喜今朝願已償。此去華南秋正好，江山依舊莫傷情。

(其三)

前首詩讀來頗有連綿不絕的情感，後一首頗能設身處地為知己著想，以「華南秋好」、「江山依舊」來寬慰友人「莫傷情」。金川作品每每傳達出善體人意的性情。她在〈酬答淑卿女士〉中，勉淑卿說「莫漫臨風哭當歌，靜神養氣自寬和」(其四)、「暫時相別還相聚，且莫臨風涕淚漣」(其六)，可見金川對於淑卿，乃以真誠的態度相待啊。

據《金川詩草》中所記交遊，婚前多以詩友為多，婚後則以閨中好友為多。則顯然婚前的黃金川較為活躍，樂於追求個人興趣；婚後則轉為沈潛，雖未放棄對詩歌寫作的興趣，但詩會活動已然減少，家庭才是其生活的天地。生活層面的縮小，對於其作品寫作的廣度而言，也必然有相當的影響。

(三) 覽勝之樂

黃金川遊歷過台灣許多地方，如關子嶺、赤崁樓、高雄壽山、嘉義阿里山。此

外尙負笈東瀛。這些經歷不僅開闊詩人的胸襟，更豐富了其人生閱歷。其中以〈小蓬壺春日雜詠〉製作最大，達八首之多，其詩曰：

山圍水繞小蓬壺，岳色波光入室隅。試向樓頭閒眺望，春風吹動輞川圖。

(其一)

十里波澄繞岸回，薔薇花豔滿沙堆。南橋水上清歌發，知是漁人打網來。

(其二)

日日看山倚畫樓，火車橋下碧波流。青松幾樹門前立，傍晚人來繫釣舟。

(其三)

絕好春風二月初，眼前佳景畫難如。個儂且喜閒無事，鎮日花間學釣魚。

(其四)

鷹爪桃香夕照斜，嵐風遠映透紗窗。晚來風起春潮急，閒看門前走白沙。

(其五)

壽山燈火一天星，夜色蒼茫月過庭。傍水樓高春睡好，數聲漁笛夢中聽。

(其六)

輕帆遠逐汽車行，隔岸飛鶯映水清。罷釣歸來天欲暮，紫藤花下看潮生。

(其七)

春水春山最可憐，平原遼闊草芊芊。庭前細數絲絲柳，牽盡飛花上畫船。

(其八)

此篇雜詠情境優美，生機盎然。詩人悠閒自得，恰如其所形容：「個儂且喜閒無事，鎮日花間學釣魚」。此處所指「小蓬壺」，當指以金川位於高雄苓雅居所為中心的附近地區。古來傳說海上有三座仙山，一曰方壺，二曰蓬壺，三曰瀛壺。因此位於東海之上的臺灣，自古亦相傳即蓬壺或瀛壺的所在地。黃金川以「小蓬壺」美稱家居，正乃表現出對當地美好風光的讚賞與愉悅。詩歌中極盡描寫了山水田園的美景，這些詩作中有遠觀、有近賞、有聽聞、有目見，有魚鳥、有舟車、有日夜、有山海。各種不同時間的景致，詩人以尋常口語，道尋常景物，自有一份自得的逸趣，令人神往。

此外，婚前的〈重遊關子嶺〉、〈登阿里山〉，婚後的〈壽山探勝〉、〈觀潮〉等都在寫景之中，也記錄了詩人成長的體驗與情感。

(四) 個人感情

金川身為富家千金，生活備受呵護照料，即使婚後，亦長在深閨，生活重心多置於夫婿子女身上，甚少參與外界活動。展讀金川詩作，普遍流露出多愁善感，抑鬱不平之氣。這一類的作品，佔有極多的篇幅。詩歌題材表現出了黃金川的審美情感，也反映出其生活觀察的內涵。《文心雕龍》〈物色篇〉說：「目既往還，心亦吐納」一位作家透過雙眼所觀察的一切，是其内心吸收信息的來源，也是其釋放情感的憑藉。人們的觀察能力往往受到個人遺傳、生理、愛好、生活、情緒等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極大的差別性和選擇性。文學創作中的觀察，尤其渲染著作家情感寄託的色彩，反映出其內在的種種慾念、願望、心境、情緒等感情。

大凡一位作家囿於個人生活的侷限，作品所呈現的層面也容易因之較為狹窄。《金川詩草》詩歌題材顯然比較集中於感時傷懷的個人愁悶，如感作、雜詠之類，多有可見；如歌詠四季、花木之詩，所作甚多。統計《金川詩草》詩集中所作有關於四季的相關詩詠，包括季候、時節、名物等，如：〈春日雜詠〉、〈夏日雜詠〉、〈待菊〉、〈問梅〉……，則春季有42題62首，夏季有8題43首，秋季有44題60首，冬季有8題12首，總計共達102題177首詩歌，佔全部359首詩歌的幾近二分之一，這樣的比列，顯然十分偏高。可見《金川詩草》以抒寫作者個人情感寄託為最多，在社會性的呈現上便顯得相對薄弱，開闊性亦同時不足。

可喜的是，幽悶的生活中，金川仍然不忘以詩筆記錄生活的點滴心情。「難憑藥餌消塵瘴，且把詩篇遣睡魔」（〈春日病中作〉其一），「頻欹冰枕逐詩魔」（同前，其二）「無從遣悶藉書看」（〈春日嵌南養疴〉其二），其耽於吟詠可見。親情的溫馨固然也令她沈醉追尋，但其才情的舒展，亦倍受限制。其〈雜詠〉四首感觸特別多，其第三首云：

可憐無用女兒身，千古含冤志莫伸。未必多才能累德，何曾不學作賢人。

〈秋懷〉詩也說：「未必無才皆淑德」，她對傳統以「無才」要求女子，甚有異議。〈女學生〉一詩中說：「安得女權平等日，漫將天賦付東流。」在當時女權未張之際，金川有此自覺，誠屬難得。她雖瘦弱但也總有一份理想，「無奈吾生因弱質，良難抗手與爭雄」（〈喜朝琴胞兄還鄉〉其三）這是病弱而產生的憾恨，她常恨不生為男兒身，也曾有過「卻笑此生如傀儡，犧牲究竟為誰安」（〈感作〉其

二) 的遺憾。然而既已出嫁，對家庭只有絕對的奉獻，她只能自我寬慰：「自恨無才與無德，一生合作守家奴」(〈未得訪朝琴胞兄賦寄〉其四)。

(五) 現實關懷

金川關懷現實人生中種種悲憾之情，「孔方兄」一詩中說：

崎嶇世路總難平，貧富千秋聽化成。底事窮人偏不助，是真懶漫步經營。

(其一)

世間萬事賴資成，使鬼神通實可驚。莫怪今人甘作弟，古來豪傑亦呼兄。

(其二)

她感慨孔方兄何以偏不助窮人，世間之現實炎涼，怎不使她深深感嘆？〈感作〉一詩也說：「劫後心寒膽亦寒，人生濁世萬重灘。黃金漫說無邊力，恨海如天欲補難。」(其三)反映了她對人生濁世的感傷。

《金川詩草》深刻反映了對農漁民艱辛生活的同情。〈蠶婦〉：「桑原碌碌嘆勞人，蠶飽蠶飢瘁此身。」(其一)「年年忙碌養蠶晨，分繭抽絲耐苦辛。」(其二)〈鯤鯢漁火〉則描述南鯤鯢漁民深夜不眠，外出捕魚的情景：「螢火三更市，漁人八月舟。」文字之間充滿了悲天憫人的胸懷。

黃金川年廿一時，有〈震災行〉一詩，描寫當時鹽水地震之難，詩云：

歲在丁卯七月秋，星斗滿天月似鉤。無端半夜天災起，驚動家家幽夢裡。
朱戶柴門啓不開，越牆穿窗急倒屣。倉皇呼籲竟無門，頃刻一家判生死。
山川震動化雷鳴，地轉天翻實可驚。消盡電燈成黑獄，嘈嘈耳邊呼喚聲。
天色欲明偏不明，此時一刻似一更。不知震動還多少，眠庭枕草何時了。
荒磚破瓦亂成堆，財散人亡劇可哀。樂土傷心遭惡劫，蒼生元氣何時恢。

此詩描寫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五日發生于臺南鹽水街的大地震所帶來的慘況。臺南鹽水為黃金川的故鄉，此次地震所帶來的苦難，對她而言，真有錐心之痛。《臺灣民報》報導當時地震之慘況，大標題為：「南部震災被害之情況，就中是鹽水街最慘」，且敘慘狀謂：「據鹽水街老輩人所言，實是五十一年來所未有之大地震，往年嘉義地方的大地震，鹽水方面卻不受大損害，這回的震災，最受大災害者是鹽水方面。」又謂：「……鹽水為地震而死者有十一名。……開鹽水街已經有二百餘年之

久……（住屋）須改築者全街千五百戶中，至少也有七成，即壹千餘戶，每戶損失平均三百圓，鹽水街的損失至少總有三十萬圓。……」¹⁵此詩以二十句歌行體敘述當時的災難，恍若屋瓦悉飛，樹拔牆倒，淒慘呼號之聲不絕耳。黃金川關懷鄉里，人飢己飢的心情，躍然紙上。在台灣經歷了九二一大地震的災變後，回首再看當年詩人的描寫，尤其令人能夠感同身受。

五、結語

一位詩人的養成包含其先天的資質，與後天成長的環境，及其個人的努力。黃金川既有天賦，又有富甲一方的優渥家境，她擁有著得天獨厚的生長背景。憑著富貴的條件與好學的精神，求訪名師，多有發表，甚而隔海出版詩集《金川詩草》，遍邀名士作序，傳為一時佳話。一本詩集的出版，呈現了一位作家的生命歷程，也同時側面地反映了時代的背影。尤其作為一位傳統漢詩界不多見的女性詩人，黃金川其人其詩都具有了重要的意義。

¹⁵ 見《臺灣民報》第172號第三版。

附錄：

一、黃金川父母兄弟關係簡表

黃宗海（？年生...1907光緒33年卒）

蔡寅（1880光緒6年生.....？年卒）

.....長子黃朝琴（1897光緒23年10月25日生...1972民國61年卒，享年76歲）

.....次子黃朝碧（？）

.....長女黃金川（1907光緒33年11月5日生...1990民國79年10月8日卒，享年84歲）

二、陳中和子息簡表^⑯

陳中和（1853咸豐三年3月18日生...1930昭和五年8月8日卒，享年78歲）

.....長子陳啓貞（抱養，1883光緒九年3月18日生）

.....次子陳啓瀛（1908明治41年間病逝）

.....三子陳啓南

.....四子陳啓峰

.....五子陳啓滄（1908明治41年間病逝）

.....六子陳啓川

.....七子陳啓琛

.....八子陳啓清（1901民前九年11月16日生）

.....九子陳啓安

.....十子陳啓輝

.....長女陳梅（適旗後新泰記八舍葉宗元）

.....次女陳聘（適哨船頭張仲護）

.....三女陳英（適萬丹李開榮）

.....四女陳柳（適新竹張姓望族）

三、陳啟清、黃金川伉儷婚配子息簡表

陳啟清.....曾任高雄市第一屆參議員、第一屆國大代表、高雄第一位省府委員、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台泥副董事長、臺灣可口可樂公司董事長等）

^⑯參照史〈殖產先覺陳中和〉，《高雄人物評述…第二輯》第1至40頁。

原配李開娥……長子陳田錨（1928生，屏東萬丹望族，產後不久即病逝）

繼室黃金川（婚後生有五男三女）

……長女陳秋蟾（1930生，適屏東張豐緒，曾任臺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次男陳田垣（1931生）

……三男陳田慶（1932生）

……四男陳田佑（1933生，1944年逝）

……次女陳綺霞（1934生）

……五男陳田稻（1937生，台灣可口可樂公司副董事長）

……六男陳田民（1939生）

……三女陳麗霞（1947生）

參考書目

1. 黃金川：《金川詩草》，高雄，陳啓清先生慈善基金會，1991年。
2. 黃金川：《正續合編金川詩草》，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
3. 賴子清(編)：《臺灣詩醇》，臺北，編者發行，1935年。
4. 黃洪炎(編)：《瀛海詩集》，1940年（昭和15年）12月30日，臺北，臺灣詩人名鑑刊行會發行。
5. 照史：《高雄人物評述...第二輯》，高雄，春暉出版社，1985年。
6. 黃朝琴：《我的回憶》，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
7. 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
8. 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9. 王克儉：《文學創作心理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一刷。
10. 《臺灣民報》，1927年（昭和2年）9月4日。
11. 賴子清：〈高雄詩社考〉，《高雄文獻》第11期，民國71年6月。
12. 胡巨川：〈金川集外詩初探〉，《南台文化》第3期，民國90年9月。
13. 胡巨川：〈高雄市詩社概述〉，《鯤瀛文獻》，台南，臺南縣鯤瀛詩社、臺南縣國學會，民國90年11月。

The background cultivation of Jin-chuan's poetics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Draft Poems of Jin-chuan'

Lin Tsui-Feng

Abstract

Jin-chuan Huang is famed for compo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oems on the south of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Draft Poems of Jin-chuan', published before her marriage, has been excerpted by ACADEMIA SINICA since her obituary. It is numbered and listed on Special Issue No. 4, as one of the publications of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s on traditional society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to get education are rare, whereby the emergence of poetess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Jin-chuan has attracted public gaze upon her smooth life and great performance. Thus, this article regulates background cultivation and sub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Jin-chuan's poetics. In addition to know the poetess's works, this paper hopes to present the dynam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ms formed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ey words : Jin-chuan Huang 'Draft Poems of Jin-chuan' poem

*Tsuey-Feng Lin , Associate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of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serve concurrently as a associate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Tunghai University .

